

琴

書

大

全

琴書大全卷第十七

金臺蔣克謙國光輯

魯任城魏鎰應衡校

雜錄

洞仙傳蓬珠仙遇

具丘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太始中北海蓬珠字伯堅入山
伐木忽覺異香遂翹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宇盤礴樓臺
博敞珠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檜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
世共彈碁於堂上見珠俱驚起謂珠曰蓬君何故得來珠
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戲者呼之曰
元憚何為獨昇樓珠木下立覺少饑仍以舌舐葉上垂

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遽恚曰玉華汝等何有此俗人王母
即今詣諸仙室珠懼而出門迴顧則寂無所見至家乃是
建平舊居廬舍皆墟墓也

神仙感遇傳 仙揮一弦

文廣通者辰溪縣勝村人也武陵記云廣通以宋元嘉二
十六年於勝村見有野猪食稼因舉射之流血而走廣通
尋血蹤越十餘里入一穴中行三百餘步豁然明曉忽見
數百家居止莫測其由來視所射猪已歸村人圈中俄有
一叟出門云汝非射吾猪來乎文廣稽首謝過叟云過而
能改是無過矣此猪前緣應有其報君無謝焉叟乎文廣
入見數十書生皆冠章甫冠服縫掖衣一人獨面南座榻

上談老子見西齋有十數人相對彈一絃琴而五聲自韻
有童子酌酒呼令設客文廣乃就飲半酣四體怡然因辭
退觀其居處不異人間但寬閑清虛自是勝地徘徊不欲
去叟乃遣小兒送至令堅閉門忽復許再來文廣乃與小
兒行問其始末荅曰彼諸賢避夏桀難來此因學道得仙
獨榻坐談老子者河上公也漢時山陽王輔嗣至此請問
老子滯義僕自掃門于茲十紀始蒙召進得豫門人猶未
深受要訣只令守門至洞口分別慙慙自言相見未期文
廣過所入穴口其弩已朽斷初謂俄頃已十二年矣文家
為喪訖聞其歸乃舉村驚疑明日與村人尋其穴口唯見
巨石塞之燒鑿不可為攻也

集仙錄 弊衣負琴 石室彈琴

山陽浦者山陽人也不知其姓名家貧以小舟運載為業
忽凌晨有一道士弊衣負琴至要渡江時天早塞甚渡人
甚希浦猶豫間道士忽投席帽於水跳立其上泛泛然越
流而渡浦知其神人也追悔既甚操舟隨之及岸道士行
甚遲而匍匐追之終不能及相去常百步許至夜失道士
所在浦因不歸於淮南市求之終不復見浦貧無他業欲
巡天下訪之因佯狂踏歌求乞自贍周四方二十七年後
於相州道中見負琴行步服色如初見時方得語謂之曰
子有元山玉骨合道之相而不遇師匠將沉淪死生余為
下教二十四君所命來度於子子頗謂勤矣至袖中出一

瓢狀如青玉其上微微有五色光六七道皆長三二尺瓢
中出神丹一粒與之浦服丹數月猶伴狂踏歌不已後於
市中旋歌舞凌空而去墜其故衣弊鞋竦身昇天其歌詞
云山陽浦看浪來有潮無人不知其姓名因號為山陽浦

太真夫人者王母之小女也名婉羅字勃遂事元都太真
王有子為三天大上府司直總紉天曹因遊逸虛發事任
降主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神五百年一代其職夫
人因來視之勉使勤政以補其過道經臨淄值縣小吏和
君賢為賊刀所傷將殂夫人救治之而愈君賢貧無以為
報乃易姓名曰馬明生隨夫人入東嶽岱宗峭
壁石室上下懸絕重岩崎嶇去地千餘丈室中有金床玉

几珍寶竒玩明生初欲求金瘡方既見仙家境界神情澄
正更無邪念夫人或呼明生並坐引酌常聞空中有琴瑟
音夫人亦時彈琴琴有一弦五音並奏高爽響激清和宛
妙矧禽皆集徘徊飛翔明生奉待夫人彌歷歲陰益加精
恪夫人乃召安期度明生昇舉之道暨夫人入女几山乘
雲龍而去明生隨安期周游青城廬潛凡二十年煉服金
丹而生天也

文始內傳

崑崙山有七寶之林紫華丹實碧葉瓊枝音中琴瑟相和
皆應律呂正當北辰之輝

琴仙傳

滄子三結

魯謝洎子置三絃琴於腰間作半月形又趙胡言漢張道亦作之皆有七絃之音

洞冥記 拊落霞琴

漢武帝嘗夕望東邊有青雲彷彿俄而見雙白鶴集於臺上倏忽化為二神女舞於臺上握鳳管之簫拊落霞之琴歌清吳春波之曲

化書

操琴瑟之音則脩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解鈺麾之音則背脊凜森擗鼓擊之音則鴻毛躑躅其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陽氣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也作陰氣化厲風辱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

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電可以致鳳凰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以友用樂之術也甚大聲氣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吉凶焉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蕩蕩然商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諤諤然仲尼之容皇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知人

幽明錄 稽傳廣陵散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鳴彈忽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至其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

是稱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江湖紀聞 琴精歌詩

宋嘉熙丁酉鄧州金鶴雲以琴碁書畫寓嘉興府富家與招提寺相近每夜聞女子歌曰音音音音你負心你真負心孤負我到如今記得年時低低唱淺淺斟一曲直千金如今寂寞古牆陰秋風荒草白雲深斷橋流水何處尋淒淒切切冷冷清清教奴怎禁月餘識其辭甚習偶忘形亦從而歌之一夕歌聲甚近窺之一女子年約十七八姿態綽約迤邐行來遽亟閉戶女子復歌而去明夜就枕將滅燈歌聲又近直前推戶入室至榻前金問爾誰家人何夜

深至此女登榻但歌不已且歌且卧牽裳啟股而求合金亦動念遂不復拒歡罷女子潛音秘然曰妾曹刺史家人棄妾于此妾遇異人授妾至道可以為仙但凡心未除累遭降謫今方別後未卜會期君前程甚遠夾山之會君其慎之金亦悲愴泣下惜別探囊中百金為意女不受強繫其衣送之出戶女收淚復歌而去金明日方悟為妖祟神思不懌告主人已故皆不能曉其後招提修寺鑿土為隄於牆下得石匣藏一古琴繫百金焉寺乃唐光啟中刺史曹珪捨宅為寺也金後為縣令卒於峽州遂符夾山之說

山河例記

望月鼓琴

晉世王恭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鼓琴為東宮舍人

求假休吳到閩門郵亭望月鼓琴俄有一女子從一女謂
恭伯曰妾平生愛琴願共撫之其姿質甚麗恭伯留之宿
向曉而別以錦褥香囊為訣恭伯以玉簪贈行俄而天曉
聞隣船有吳縣令劉惠基亡女靈前夫錦褥香囊斯須有
官吏遍搜隣船至恭伯船獲之恭伯懼因述之言我亦贈
其玉簪惠基令檢果於亡女頭上獲之惠基乃慟哭因呼
恭伯以子婿之禮其女名稚華年十六而卒

樹萱錄

碧溪彈琴

番禺鄭僕射嘗遊湘中宿于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
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見

祖台志怪

瓊林取琴

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令取琴出婉撫琴歌曰登廬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良運兮暢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樂太和歌畢便還去

北瑣夢言 鼓琴吹笛

溫庭筠善鼓琴吹笛云有弦即彈有孔即吹不必柯亭爨桐也

武夷山記

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於幔亭峯上設虛床祀太極玉皇大姥魏真人命鼓師張安陵打引鼓趙元期拍副鼓劉小禽坎鈴鼓曾少重振鼗鼓喬智滿振嘈鼓高子

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希吹橫笛何鳳兒撫節板奏寶雲左
仙之曲次命絃師董仙娘彈坎篴謝英妃撫長琴呂荷香
裏圓腹管師黃次姑噪悲標秀淡鳴洞簫朱小娥運居巢
金師羅妙容揮鉦鈹奏寶雲右仙之曲但見樂具空間橫
立音響清妙

鄭緝之東陽記 王質聽琴

晉中朝時有王質者入山伐木至石室見童子四人彈琴
而歌質因留放斧柯而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狀如棗核
質取而含之便不復饑遂復少留俄頃童子語曰汝來已
久何不速去質承言而起所坐斧柯爛之盡既歸計離家
已十數年矣舊宅遷移屋宇靡存遂踰慟而絕

西京雜記 單鶴寡鳥之弄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鶴寡鳥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

王子年拾遺

師延一弦 奏迷菟淫鬼曲

師延者商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違此職至師延精術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為人世載縹絕而或出或隱在黃帝之世為司樂之官及商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黃帝之世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也至夏末桀樂器以奔商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嫌曰此

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
魄之曲以歡脩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
越濮流而遊或云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以像
其形立祀不絕矣

張華博物志

天帝白雪

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絃琴曲名以其調高人和遂寡
自宋玉以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者

語林

嵇康字叔夜有邁俗之志為中散大夫或傳晉人非也常
宿王伯通館忽有八人云吾有兄弟為樂人不勝羈旅今
授君廣陵散甚妙世代莫測

盧氏雜說 沈祝家聲

鄉音泉韻磬本在樊澤司徒家後在朱崖宅又在張彥遠宅
今不知流落何處彈琴近代稱賀若夷甘黨前有董庭蘭
陳懷古懷古能沈祝二家聲謂大小胡笳也蕭岵亦善琴
云胡笳第四拍頭犯無射商遂用其音為蕭氏九弄

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墳墓者得琵琶以瓦為
之時人不識以為於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近有能者不
少以琴合調多同之

王瑛冥詳記 死還彈琴

史光死後為天上人常還後彈琴樂阿母聲清妙不同餘

炙轂子雜錄 嘯演為琴

鶴古今注鶴千載變蒼又千載變黑所謂玄鶴也師曠鼓琴感玄鶴來舞

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嘯自一篇云其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故太上老君授南極真人真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務光務光授舜舜演為琴以授禹自後或廢或興續有晉太行仙君孫公得之以得道無所授阮嗣宗所得以分其後不復聞矣

沈括筆談

廣陵散辨
女善琴詩

吳音感莫
廣陵散後撮聲
趙公龜琴

盧氏雜說韓臯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而以王陵母丘

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士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慘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為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為義耳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制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

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吳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為吳音

趙閱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唯携一龜一琴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顧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風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由人雖有清致非女子所宜也國史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

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為之凡畫奏樂止能
畫一聲不過金石絲管同用一字耳何曲無此聲豈獨霓裳
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他舉動拍法中別有奇聲可
驗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
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白樂天詩云中序擘騫初入
拍中序即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
拍即知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
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他曲皆無如潑櫃聲之類是也

外史禱杓 文錫琴婚

任如元字子冲樂安人也心計籌策出於衆人事王建累
遷宣徽南院使內樞密使性介潔不樂機務累上章告老

乃賜安車几杖封梁國公至行讓位加太傅致仕以琴酒
自娛常駕三輪車尾城中園林宮寺幽景之所日夕遊覽
烏巾鶴氅逍遙曠達自號東宮居士卒年八十一

毛文錫字平珪唐太僕卿龜範之子十四舉進士登第避
亂入蜀容於富民秦氏家以讀書鼓琴為樂秦女有姿色
亦能琴嘗於簾下撫卓氏相如之曲文錫復撫鳳凰于飛
操以擬之秦女每見文錫至則窺之終日父母察其意以
妻文錫云

黃彬字溫其成都人美風姿幼年嘗過麗春坊群妓投以
龍麝香滿其懷袖尋皆棄去自後不過麗春坊聚書數千
卷文彩炳富田淳嘗謂曰若無我子當獨坐官至制誥史

館修撰中書舍人因疾卒好滑稽琴棋推步皆臻其妙

大周正樂記

杞梁妻援琴

杞梁妻者齊邑杞梁殖妻之所作也莊公罷莒殖戰而死
莊公還遇其妻於路使使者道吊之妻曰今殖有罪君何
辱命焉若殖免於罪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妾不敢郊弔也
公乃弔諸室成禮而去妻歡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
無子外無所依內無所倚將何以立吾節豈能更二哉死
而已矣於是援琴而鼓之阮籍樂論曰漢桓帝楚琴悽愴
傷心倚戶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為琴若此而足矣

琴書遺編

王昭君漢元帝時獻入後宮帝以妻單于昭君心念鄉土

乃作怨曠之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
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遊綺曲房志合抑沉不
得頡頏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鷺遠集西羌高山我
我河水泱泱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楊雄琴清英 荀息琴悲 吉甫子安之塚

晉王謂荀息曰子鼓琴能察人悲乎荀息曰今處高臺邃宇
連屋重戶臠肉漿酒倡樂在前難可使悲者若謂少失父
母長無兄弟羈窮窮獨居無所止如此者乃可悲耳乃
援琴而鼓之晉王酸心哀涕曰子何來遲也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
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

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都頡琴錄跋尾

善琴難余謂善聽亦不易得牛鳴窖中其音中宮雞登木上其音中角惟善聽乃知此君所錄多矣哉未之見也今客未聽琴初若夷憚及聲音妙處運指愈工坐睡頭觸凡此者必十八九不可不慎古人絕絃政以是爾余蓄良賈法父秘傳今以奉施價則日倍昔李嗣真道逢鐸聲曰宮聲也市歸振地有應遂得黃鍾以和樂世有如此人請發此錄中試盡彈之當賞音而竊抃母為伎痒求售不已至使用羯鼓解穢建中辛巳八月庚子題

杜陽雜編 碧玉委絲

碧玉蚕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
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
蚕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以故謂之金蚕絲縱之一尺
引之一丈撚而為鞘表裏通瑩如貫琴瑟雖併十夫之力
挽之不斷為琴瑟絃則鬼神悲愁并舞為弩絃則箭出一
千步為弓絃則箭出五百步

羯鼓錄

花奴解穉

汝陽王進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明皇特鍾愛
焉每隨遊幸頃刻不舍璉嘗戴研綃帽打曲上自摘紅槿
花一朵置於帽上簷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
香一曲而花不墜上大喜遂賜金器因誇曰花奴璉小名

也姿質明瑩肥髮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墜也寧王謙
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夫
帝王之相且須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沉包育之候若
花奴但秀邁過人悉無此狀固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
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謝之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
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謙謝上笑曰阿瞞
羸處多大哥亦不用偽揖衆皆歡賀明皇性俊邁酷不好
琴曾得聽彈正弄未及畢叱琴者待詔出去謂中人曰速
召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耳目記

玉亭供奉 廣陵傳世

唐乾符中黃巢盜據兩京長安士大夫避地北遊者多矣

時有前翰林待詔王欽邀長安人能琴善琴風骨清峻初
自蒲坂歷於并并帥鄭從讜以相國鎮汾晉邀謁之不見
禮後又之鄴時羅紹威立方撫士卒務在戰爭邀在鄴中
數歲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適於道觀中與邀相
遇又有李處士亦善撫琴山甫謂二客曰幽蘭淥水可得
聞乎邀即應命奏之聲清韻古感物動神曲終邀潸然返
袂云憶在咸通玉亭秋夜供奉至尊之際不意流離於此
也李處士亦為白鶴之操山甫即授毫杼思以詩贈曰幽
蘭淥水耿清音歎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間
何必泪沾襟餘句未成山甫亦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
別彈一曲坐客彌加悚服非尋常之品調山甫遂命酒停

絃各飲滿數杯俄而玉山俱倒洎酒醒山甫方從容問曰
向來所操者何曲王生曰某家習正音奕世傳授自德宗
順穆以來待詔金門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與衆共之唯
嵇中散所受伶倫之曲人皆謂絕於洛陽東市而知宥有
傳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廣陵散或傳於世也山甫早疑
其聲韻殆似神工又見王生之說即知古人廣陵散或傳
於世矣遂成四韻載於詩集今山甫集中只標李處士蓋
寫錄之誤耳由是李公常呼待詔為王中散王生後又遊
常山是時節帥王鎔年在幼齡初秉戎鉞詳延多士以廣
令名時有李夔即中莫又元祕書蕭珣員外張道古並英
儒才學之士咸自四方集於華館故待詔之琴棋亦見禮

於賓榻歲時供給莫不豐厚王或揮絃動軫必大加錫遺
馬在常山隨李煜音浴火歸闕以藝得待詔翰林上退朝之暇
多召於別殿撫琴作三兩弄而罷未嘗不歎賞又以新九
絃琴五絃阮譜三十七卷藏於祕閣翰林學士祕書監知
制誥及三館學士以新增琴阮絃各獻歌詩賦頌以美其
事上謂宰相曰近日朝廷文物甚盛前代有所不及矣

觀宋復古畫序

東坡夢中琴詩破琴詩見詠琴

舊說房瑄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口村入
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池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
永禪師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
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

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還朝宿吳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
子彈之有異聲熟視此琴頗損而有十三絃子歎息不已
殊曰雖損尚可脩曰柰十三絃何殊不荅誦詩曰度數形
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
是響泉子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卧復
夢殊來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
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京師求得其
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
古名迪畫山水草木亦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
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

郡閣雅談

玉元琴詩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也苦吟風月終于貧病妻黃氏共持
雅操每遇得句中夜必先起燃燭供其紙墨元甚重之又
得琴一張云拂塵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樂正聲
君自知寒泉出澗澍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
期好事者皆書圖籙集中佳句不能具載

逸史 蕭生過舜鼓南風

蕭相公復親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風因
游衡湘間以訪真侶維舟江岸見一老人負書携琴蕭生
揖坐曰老人解彈得南風耶曰某習琴此因請撫之宛然
曩所師授者尤加妙絕遂盡傳得之飲數杯相揖而去問
所居笑而不荅遂回舟北歸至沅江口上岸彈理南風有

女子雙環挈一小竹籠子曰某娘子庄在側近好琴某欲
走報娘子也蕭生問曰阿姊何得來此摘果了逡巡却迴
曰娘子暫屈卽君蕭生在舟船間甚頗思閑行遂諾俄有
一蒼頭棹畫舸至蕭生遂登舸行一里餘有門館甚華召
生升堂見二美人於階上前拜美人曰無恠相近適知卽
君善南風某亦素久不得習理忘其半願得傳授生遂為
奏美人亦令取琴蕭生彈畢二美人及左右皆掩泣問生
授於何人乃言老父魚具寫其形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
上帝遣君子授之傳與某某卽舜二妃舜在九天為司徒
已千年別時愛此曲年多忘之遂留啜茶數椀生辭去曰
珍重厚惠然亦不可言之於人遂出門復乘畫舸至揮琴

之處明日尋之都不見矣

異聞錄 張生舜廟琴歌

進士張生善鼓琴嗜孟子下第遊蒲關入舜城抵暮投宿
舜廟卧廡下方寢見絳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生生遽詣
之帝問曰業何道對曰臣儒家子常習孔孟帝曰孔聖人
也孟何人耶與孔同稱生曰孟亦傳聖人之意祖尚仁義
設禮樂敦教化帝曰著書乎生曰然帝曰記諸文乎曰非
獨曉其文抑亦深其義乃劇論孟軻之道帝悅乃曰吾聞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子學琴乎曰嗜之而不妙帝乃顧左
右取琴曰不鼓五絃歌南風奚足以光其歸路乃撫琴以
歌之南風薰薰萬物洋洋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韻

号由自然熙熙之化号道全薰薰号思傳歌訖鼓琴為南
風弄音韻清暢爽徹心骨生因發聲曰妙哉遂驚悟矣

熙寧雜編

皇祐間館中詩筆石昌言揚休最得唐人風格僧文莹嘗
携琴訪之一詩見謝尤佳曰鄭衛湮俗耳正聲追不回誰
傳廣陵操老盡嶧陽材古意為師復清風尋我来幽陽竹
軒下重約月明開

鍾惟靜雲軒集錄

道士臧守信江東人也奇風骨美髭髯夙探道典誥嗜鼓
琴凡記二百餘曲及轉絃共二十八調每風清月白調絃
動操韻高意神閑氣和疑有鬼神左右聳聽後因李煜

歸闕由是居京師時朱文濟趙裔皆以琴待詔翰林議者謂文濟琴學亦稍得山水趣而趙裔者不可一槩而論也守信尤善斲琴有響泉韻磬齊古秋籟今士君子家藏之其制作精純音韻清遠與雷張切磋而文濟亦善斲琴取法張氏也

縉紳拙說月夜女郎琴歌

零陵掾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下見四女郎自西軒至儀質溫麗緩歌閑步徐至中庭因避之又見三女郎同一小兒鋪裯於庭相揖就坐設犀樽象杓談譚歌詠音聲清婉既而彈琴擊筑音逐拾也樂器也齊唱迭和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莫終綠尊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

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枝楊柳枝裊裊隨風急美人春夢中
翠簾斜卷千條入又歌曰玉戶金釭音工車也願陪君王邯鄲
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紈縞繽紛翠眉紅粧
王歡轉盼為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歌竟而滅

昭德撲齋錄 東坡觀人知琴

道士武崇穆善鼓琴亦能擷竹騁茲二伎頗結貴游然風
貌不甚灑落王晉卿賞其伎與之往還由此識蘇東坡東
坡因聽琴嘗以詩為贈道士費世隆亦攻琴而別無他業
其不韻尤甚於武武欲薦之於二公令揮絃求詩共要虛
譽一日晉卿約東坡飯上清宮時武費與焉飯起淪音菽
稍雍容間晉卿乃索琴求武費各作一操東坡遽振衣索

馬欲退晉卿堅留聽琴東坡曰今日只求赴飯意非聽琴請俟他日清集耳竟上馬去異日晉卿復見東坡詰其所
以東坡謂晉卿曰觀其人可以知其琴矣何必更聽耶

傳奇蕭曠彈琴遇神女賦詩

大和中處士蕭曠自洛陽東遊至孝義館夜憩

音氣安于
息也

雙美亭時風月澄爽曠取琴而彈之夜將半聞洛水之上
有長歎者稍相即乃一美人也曠舍琴而揖之曰此何人
斯女曰妾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耶曠曰然
儀有雙環持茵席具酒肴而至謂曠曰妾性好鼓琴每彈
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久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
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真蔡中郎

之儔也須臾又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

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遂命左右傳

觴叙語情况昵洽華豔

音燥美色也

動人已而忽聞雞鳴神女

乃賦為別曰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絃一弄洗清風明晨追

賞應愁寂沙渚烟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

更勸蕭郎盡酒壺愁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

谷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間大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

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

曰此乃陳思王所謂或採明珠或拾翠羽者是也龍女出

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贖之非萬金不可語畢超然

而逝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嶽友人常遇之備寫其事今

遁世不復見矣

正一先生傳 賜寶琴霞帔

正一先生姓司馬名承正字子微號白雲子溫人也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乃徧遊名山廬天台構層軒於壇上目為衆妙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為仙宗十友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詔曰鍊師德超河上道邁浮丘高遊碧落之庭獨步清源之境朕初臨寶位久藉微猷雖堯帝丕圖翹心齧缺軒皇御座遠想崆峒罔惟彼懷寧妨此願朝欽夕佇迹滯心飛欲遣使者專迎或恐鍊師嘉遁故令禕往願與同來披叙不遙先此無慮既至引入

中掖延問其術對曰為道則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
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
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由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
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則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
也遂賜寶琴霞紋帔以還

博物志

蕭過彈琴遇西施

蕭思遇常慕道求異人故名思遇字望明言望遇神明也
即虎丘山性簡靜愛琴書每夜罷琴長嘯棲羽皆驚常
雨中坐石酣歌忽聞扣門思遇心疑有異令侍者遙問應
曰不須問但言雨中自浣溪來及開門見一美女二青衣從
之並仙容思遇加山人之服以禮見之曰適聞夫人云從

浣溪雨中道遠不知乘何車輿西施曰妾聞先生懷道簡
潔為心亦非車輿乘風而至思遇曰自浣溪來非西施乎
女笑問先生何以知之思遇曰不必慮懷同就寢耳及曉
將別女以帷子釧子一隻留訣思遇稱無物叙情又曰當
有此心不忘夫人曰此最竒思遇曰夫人此去何時再來
女掩涕曰未敢有期空勞情思思遇亦愴然言訖便乘風
而去須臾不見惟聞香氣猶存寢席時陳文帝天嘉元年
二月二十三日也

葆光錄 鼓琴去爪

處士求嬰性高古善鼓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善之
嬰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槌鼓聞者大笑

金徽變化篇

松風澗響
松節支琴

醉欲剖琴
琴湧黑蛟

段由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閒曰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羊曇節以金縷羊腰之曲終不去

嵇康抱琴訪山濤濤醉欲剖琴康曰吾賣東陽舊業以得琴乞尚書令河輪佩玉截為徽貨所衣玉簾中單買縮絲為袋論之其價與武庫爭先汝欲剖之吾從死矣

白少傅支琴用胡松節

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刃物聲竟因大雨破作數截有黑蛟湧出

補筆談 鼓琴意得聲外

興國中琴待詔朱文濟鼓琴為天下第一京師慧曰大師

夷中盡得其法以授越僧義海海盡夷中之藝乃入越州
法華山習之謝絕過從積十年不下山晝夜手不釋絃遂
窮其妙天下從海學琴者輻湊無有臻其與者海今老矣
指法於此遂絕海讀書能為文士大夫多與之遊然獨以
能琴知名海云藝不在於聲其意蕭然得於聲外此衆人
所不及也

南郡新書

調絃異香降

賈魏公善琴皆妙絕一時

衛次公彈壞陵操每調絃有異香降

唐語林

鼓琴猿嘯

趙壁琴術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專聽兵部

負外郎李其李汧公之子也多蓄古器在潤州常得古鐵
一片擊之清越養一猿名曰山公常與相隨嘗月下獨泛
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焉

趙璧彈五絃琴人間其術璧曰吾之五絃也始則心驅之
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
五絃之為壁壁之為五絃也

真仙通鑑 彈獨弦琴

周大賓同姜叔茂學道在句曲山大賓有才藝善鼓琴能
彈獨絃琴而八音和以教糜長生孫廣田

捫虱新語 魚聽琴聲

陳文壽嘗語予人有鑿池以牧魚者每鼓琴於池上即投

以餅餌魚爭食之如是者屢矣其後魚但聞琴聲丁丁然雖不投餅亦莫不跳躍而出

太平廣記陳碎胡琴

唐東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師不為人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其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於衆謂左右可輦千緡市之衆咸譙問曰何用之荅曰余善此樂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聞乎荅曰余居宣陽里指其第處并具酒殺明日專候不唯衆君子榮顧且各宜邀召聞名者齊赴乃幸遇也來晨集者凡百餘人皆當時重與夏之士子昂大張讌集食畢起捧胡琴當前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鞍碌碌塵土不為人所知此藥賤工之

後豈愚留心哉遂舉而碎之昇文軸兩按遍贈會者會既散一日之內聲華溢都時武攸宜為建安王辟為記室後拜拾遺

山家清供

彈琴銀絲供

張約齋性善延山林湖海之士一日午酌數杯後命左右作銀絲供且戒之曰調和教好又要有真味衆客謂必鱸也良久出琴一張請琴師調離騷一曲衆始知銀絲乃琴絃也調和教好調絃也又要有真味蓋取淵明琴書中有真味之意也

春渚紀聞

琴製六等
廣陵散辨

咸陽銅琴

爾雅大琴謂之離二十七絃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文

武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蔡邕益之為九漢高祖入咸陽
宮得銅琴十三絃銘之曰璠璣之樂馬明生僊遊見神女
於玉几上彈一絃琴而五音具奏此六琴雖損益各有意
義而世所共傳者七絃也余於是知法出乎文武者雖亘
千古而無弊非智巧之所能變易者也

廣陵散傳稱嵇中散受之神人至唐韓臯又從而為之說
云康製此曲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
有篡魏之心王陵母丘儉諸人繼為揚州都督成謀興復
俱為晉宣父子悉殺揚州故廣陵地康避世禍託之鬼神
以俟知音者云臯誠賞音者然初不詳考漢魏時揚州刺
史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為揚州耳又劉潛琴

議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按夔
在漢為雅樂郎魏武平荊州得夔喜甚令論製樂事在夔
已妙此曲則慢商之聲似不因廣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
曲明矣致和五年二月十五日烏戌小隱聽趙曠道人彈
此曲音節殊妙有以感動坐人者或疑前後所傳之異因
以所聞并記坐人所舉琴事終而書之

馬似孫緯略 琴心三疊

黃庭經曰端居蕊珠十九年琴心三疊舞胎仙梁丘子曰
三疊琴心三丹田也黃庭經一曰琴心文大率黃庭妙處
全以三丹田為根吐納為用也

山海經 太子長琴

大荒西經云西北海之外有搖山其山有人號曰大子長
琴額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大子琴是處搖山始
作樂山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

神僊通鑑

殷七七名文祥不知何所人也游行天下人久見之不測
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而嘗
醉於城市間每自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珠砂解醞
逡巡酒能開頊刻花有周寶者嘗試之悉有驗

與彥正判官書 東坡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為當世之寶而鑑金瑟瑟遂蒙輟
惠報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

永以為好也然其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
快作數曲拂塵鑑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
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琴在指頭上何不
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寄惠佳紙名舜
重煩厚意一一捧領訖感忤不已適有少冗書不周謹

聽賢師琴

與次公同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次公言古人
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已云次公因講歐陽公贈李師詩囑
余書之以贈焉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東坡居士記

夷堅支

麻姑琴精

劉過字改之襄陽人雖為書生而資產贍足得一妾愛之

甚淳熙甲午預秋薦將赴省試臨岐眷戀不忍行在道賦
水仙子一詞每夜飲旅舍輒使隨直小僕歌之其語曰宿
酒醺醺猶自醉回顧頭來三十里馬兒只管去如飛騎一
會行一會斷送殺人山共水是則青衫深可喜不道恩情
拚得未雪迷前路小橋橫住底是去底是思量我了思量
你其詞鄙淺不工姑以寓意而已到建昌游麻姑山薄暮
獨酌屢歌此詞思想之極至於墮淚二更後一美女忽來
前執拍板曰願唱一曲勸酒即歌曰別酒未斟心先醉忍
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勒馬奔皇都三題盡當際會穩跳龍
門三級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審君侯知得未蔡邕博識
夔桐聲君背負只此是酒滿金杯來勸你蓋廣和元韻劉

以龍門之句喜甚即令再誦書之於紙與之歡接但不曉蔡邕背負之意因留伴寢始問為何人曰我本麻姑上仙之妹緣度王方平蔡經不切謫居此山久不得回玉京恰聞君新製雅麗勉起韻自媒從此願陪後乘劉猶辭却之然素深於情長塗速客不能自制遂與之偕東而令乘小輜相望於百步間迨入都城僦委巷密室同處果擢第調荆門教授以歸過臨江因遊閻皂山道士熊若水修謁謂之曰欲有所言得乎劉曰何不可者熊曰吾善符籙竊疑隨車娘子恐非人也不可審於何地得之劉具以告曰是矣是矣俟茲夕與並枕時吾於門外作法行持乎教授緊抱同衾人切勿令窺伏劉如所戒喚僕秉燭排闥入耳

擁一琴頓悟昔日蔡邕之語堅縛真于傍及旦親自挈持
眠食不捨及經麻姑訪諸道流乃云頃有趙知軍携古琴
過此寶惜甚至因搏拊之際誤觸隨砌下石上損破不可
治乃埋之官廳西偏斯其物也遽發瘞視之匣空矣劉舉
琴置匣命道衆焚香誦經呪泣而焚之且作小詩述懷予
按劉當在唐賢榜中而登科記不載

琴諭 古今寓言

甚哉似是之惑人易蔽而難曉也山民之於琴
可哂哉形器易徵謬乃若是知音尤愈已况乎
鄉原之忠信廉潔天下希不惑之矣

容有為子言楚越之交恒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琴問人

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為制廣前狹後圓上方下嶽首而越音澗底被之以絲則鏗鏗然泠泠然可聽也齊悅曰是知琴矣一日適通都大邑見負筑音培來者亟趨視之驚曰

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方下者邪及側視之良久曰是又不類嶽首而越底者邪以指橫度之則亦有聲出絲間復曰是又不類鏗鏗然泠泠然之可聽者邪遂致其人而歸師之三年蚤夜不輟自以為盡其技也鄉之告者偶過馬聞其聲輒瞿然曰子習者筑也非琴也不然何若是嘈雜淫哇也因出琴鼓一再行齊民間之感額曰子給我矣子給我矣澹乎若太羹玄酒樸乎若蕢桴土鼓不足樂也予給我矣澹乎若太羹玄酒樸乎若蕢桴土鼓不足樂也予所嗜者異于是若鸞鳳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趙美人

之善謳吾不知子琴之為筑吾筑之為琴也請終樂之嗟
夫琴之為器人所易識山民乃以筑當之則夫誤指鄉愿
為君子日愛之而不知厭者尚何怪乎感所言作琴論

琴書大全卷第十八

金臺蔣克謙國士

沙羨任文定兆磨校

文

傅毅琴賦

應嵩岑而將降睹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修條以
特處蹈通涯而將圖遊茲梧之所宜蓋雅琴之麗樸乃升
伐其孫枝命離婁使布繩施公輸之剗厠遂彫斲而成器
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滯

馬融琴賦

惟梧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於是邀閒公子中道失志

八
夫
言
八
今
卷
之
二
八
孤
瑩
特
行
懷
閔
抱
思
昔
師
曠
三
奏
而
神
物
下
降
玄
鶴
二
八
軒
舞
于
庭
何
琴
德
之
深
哉

蔡邕琴賦

言
求
茂
木
周
流
四
垂
觀
彼
椅
桐
層
山
之
陂
丹
華
煒
燁
綠
葉
參
差
甘
露
潤
其
末
涼
風
扇
其
枝
鸞
鳳
翔
其
巔
玄
鶴
巢
其
岐
考
之
詩
人
琴
瑟
是
宜
爾
乃
清
聲
發
兮
五
音
舉
發
清
商
兮
動
角
羽
曲
引
興
兮
繁
絃
撫
然
後
哀
聲
既
發
祕
弄
乃
開
左
手
抑
揚
右
手
徘徊
指
掌
反
覆
抑
按
藏
摧
於
是
繁
絃
既
抑
雅
韻
乃
揚
仲
尼
思
歸
鹿
鳴
三
章
梁
甫
悲
吟
周
公
越
裳
青
雀
西
飛
別
鶴
東
翔
飲
馬
長
城
楚
曲
明
光
楚
姬
遺
歎
雞
鳴
高
桑
走
獸
率
舞
飛
鳥
下
翔
感
激
茲
歌
一
低
一
昂

嵇康琴賦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
厭而此不勑可以導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
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
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
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
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
由似元不解聲音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
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為賦其辭曰惟椅桐之所生
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曠含天
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絃於

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翰於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
宋神時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崑岑崑玄
嶺峩巖岵嶇嶮丹崖嶮巖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
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崑崑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
神泉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舐隈鬱怒彪
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滌汨澎湃蜃螭相糾放肆大川濟
乎中州安迴徐邁宋爾長浮淡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
區土之所產毓與宇之所寶殖瓊怪琅玕瑤瑾翕施叢集
累積渙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涓子宅
其陽玉醴湧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
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

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頹愛樂矣於是避世之
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嶸
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瞰海湄指
蒼梧之逍遙臨迥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
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
之遺音慕老童於隗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而興慮思
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為雅琴乃
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倕騁神鏤會襄厠朗
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
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
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

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響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
俱起宮徵相證參差發並趣上下累應蹇蹀磔磔美聲將
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尔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
角紛淋浪以沓離渙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
以相屬沛騰遷而競趣翕曄輝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
波浩兮湯湯鬱兮戔戔拂惛煩寃紆餘婆娑凌緹播逸霍
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
習聲烈遐布合顯媚以送終飄餘響於太素若乃高軒飛
觀廣厦開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
是噐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棍如志惟意所擬初涉淥水中
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徵子寃明洪潤優游躊躇撫絃按

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桑兮憇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
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溥天游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
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
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竒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
以馳驚紛徃喜以流滂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璇毓養
從容祕詵闋爾奮逸風駛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
離披斐曄渙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揉狀若詭
赴雙羨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率同趣或曲而不屈
或直而不倨或相陵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倚以慷
慨或怨沮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踈或參譚
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遁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

環艷竒瑋彈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袒
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叙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
隙趣危嚶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游鴻翔層崖紛文斐尾憊
繆離纏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樓擗擗捋縹繚澌冽輕行
浮彈明燿睒惠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綿颺逸微音迅逝
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
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今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
化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携友生以遨以嬉
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
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之長思若乃
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

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
比操豈笙簫而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
太山飛龍厥鳴鷓鷯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沅楚窈窕
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
一切承間窺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
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
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
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閑遠故音痺絃長故微鳴性潔靜
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
是故懷感者昔聞之莫不惜憤悽悽愴愴傷心含哀悞悞
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欣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

漫嗚噓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愈淑穆元真恬淡
虛樂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頗田以之仁比干以之
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
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
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
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
下墜舞鶴驚於庭階游女飄馬而來萃感天地以至和况
蚊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
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
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
希誰能珎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成公緩琴賦

遂乃剗新聲改舊用君山獻曲伯喈奏弄金鸞迴其流聲
兮華堂返其逸響心怡懌而踊躍兮神感蕩而忽恍伯牙
彈而駟馬仰子野揮而玄鶴鳴清角發而陽氣充白雲奏
而風雨零

吳淑琴賦

伊朱絃之雅器含太古之遺美扣清徵於雲和激流泉於
綠綺神女落霞蔡邕焦尾陶流撫之以寄意宓子彈之而
為治周公之善越裳文王之拘美里傳古法於嵇康感幽
靈於女子若乃前廣後狹之制圓天方地之儀或縣壁以
為成或去軫以觀辭衛女思歸之引伯奇違養之悲玩之

有龍鸞之狀聽之有志義之思師襄既拱於夫子伯牙亦
哀於子期則有寒山之幹龍門之枝空桑之美嶧陽之奇
則九星而象六合應八風而變四時烏曾夜啼雉亦朝飛
伯喈之許頤雍鄒忌之識齊威至於禮著坐遷傳云踞轉
漢則文姬魏稱盧女嗣宗之見孫登稷丘之通漢武憐窮
士之投楚悵龜山之蔽魯至鬼谷之調五曲女訓之著三
終斲茲美檟伐彼椅桐楚莊之有繞梁齊桓之有踰鍾松
石方期於思話林間初識於戴顓神氣冲和獨推於千里
風韻清遠惟稱於世隆若夫水仙之引文王之操指擊稱
工操縵盡妙桓譚被責以失次戴逵循聲而赴召或云晏
龍初制或曰神農始造趙師之辯吳獨漢宣之得龍趙爾

乃泝公韻磬張生響泉閔子初駭於取鼠蔡邕始驚於捕
蟬傷中散之被刑哂師曹之見鞭尔其倚哀而悲向風而
聽見文王之思士羨琴高之養性舞玄鶴於郭門受清風
於上京至有明光宛轉霹靂笳聲松間風入石上泉流季
鷹之哭彥先賈子之對應侯亦有蔡氏五弄欲期三樂曾
子殘形商陵別鶴師文雲浮而泉湧執巴鳥舞而魚躍鐘
期之操南音師曠之調清角周人避之於岐山顓帝棄之
於大壑彈薰風而解愠鼓緇帷而講學亦嘗詠其在御痛
彼其亡相如之挑卓氏荆軻之堪秦王或傳之濮上或受
自華陽晉王之感孫息雍門之悲孟嘗斯豈音聲之妙故
聽之而易傷者乎

陸瑜琴賦

龍門竒木上籠雲霧木帶千仞之溪葉滋三危之露忽紛
糅而交下終摧殘而莫頽逢蔡子之見矜識竒響於餘烟
飛青雀兮歌綺殿引黃鶴兮慘離筵吟高松子兮落春葉
斷輕絲兮改夏絃歡曲舉而情踴躍引調奏兮涕泗漣亦
有亂鄉去國對此二年

吳融作戴逵破琴賦

志或可奪道則難堅嘉碎琴之志操見伊人之道全稟正
固以不羣德無踰也表行藏而自若理亦宜然武陵王好
彼正聲戴安道臻於是藝王雖欲見其搏拊戴且無忘於
砥礪苟為伶者稽素履以全聰爰對使乎抱明誠而立誓

乃曰鏗爾奇韻冷然雅音自得以宣情理性非為彼養氣
怡心不同乎鄒忌千齊將希高位又異乎鐘儀懷楚歎寫
幽襟於是發忿譎張興言激切脫徇爾志寧彰我節可恥
於朱門紫闥俛首趨趨因投其玉軫金徽當階迸裂嗟乎
官商脩絕道德彌高此終身而不辱彼側席以徒勞異季
倫之擊珊瑚自矜驕逸狀亞父之撞玉斗威振英髦得不
金石推誠風霜勵志冀禮餘而有守顧陽柯而忽棄豈可
荒涼吾道捨行歌自逸者餘芳趨競王門與鏗吹偷安者
同位則知微世遺榮居然獨清秉大節以難屈操壯心而
不傾匪擅一時之譽終流千載之名伯牙絕絃但證知音
之道子猷擲地惟傷同氣之情人貴在乘時忘乎所履爭

附勢以求媚豈韜光而叶美愚嘗慕彼操持嘉其行止恐
孤風之不振因賦茲而有以

舒亶舜琴歌南風賦

帝意雖遠琴音可通欲發明於孝道遂歌詠於南風寓意
五絃寓生成之至德託言萬物荷長養之元功粵其耕稼
陶漁至為君聰明睿智積諸已日深致孝之念躬盡事親
之理以謂鞠養之德欲言之不足生育之愛欲報之何以
緣情指物孰形孝子之恩流詠在琴具載南風之旨時其
比屋熙又巖廊靚深包我萬慮寓予一琴協天地以同趣
按絲桐而播音作以叙情適在無為之日薰芳入奏永言
至孝之心蓋曰風之於物也有化育之恩覃親之於已也

有助勞之德博養物理之明甚候琴聲而遠託一彈而騁
意具寫再鼓而群心咸若或樂按絃而奏聲參韶樂之淳
寓象而言義並凱風之作議夫琴求以意而不求乎形器
帝樂在孝而非樂於絃歌感民之義豈並於北里思親之
志固深於蓼莪藏韻於心非止解一時之愠寄聲於政又
將陶萬國之和自是正音暢而化浹幽遐叶氣流而時消
愆懣閨門聽之則翕爾和順朝廷聞之則懽然感厲風被
乃俗功歸于帝又得夔工之奏同樂於民不煩鄒律之吹
阜財於世茲蓋淵默玩意優游面南歌孝風之遠暨託琴
理以中舍惜乎道與世汨樂非德參操變而亡徒起後人
之歎音調而理空聞前史之言夫豈知昔者導古樂之淳

淳達孝思之進進內將報德之罔極外以格民於大順然則歌琴之意至矣哉莫如虞舜

蔣防舜琴歌南風賦

昔在帝舜昭融車書混同當中而方覃睿化彈琴而遂奏薰風將令和嫗之恩被于天下欲使和平之道均被寰中欽若鴻猷康哉上聖脩柴望而巡四岳在璇璣而齊七政彝倫攸叙八元用而八凱登庶績咸熙四目明而四聰正是何茂育生民時移化淳豈不以道有所漸功有所因始領瑞於羣后俄舞干於七旬然後端拱無事垂衣守真奏五絃之樂陶萬化之鈞所以厚風俗和神人正父子明君臣三才所以又百姓所以親故其歌曰南風之薰以阜吾

之民且夫角之音兮和而治商之音兮廉而耻徵之音兮
正而始皆可以叙九功康百揆琴之聲兮既若此歌之聲
兮復如彼然則五音之配在宮為宮八風之德在南曰薰
南者庶類之所滋盛薰者萬象之所氤氳動乎中形於外
播於樂聲成文是知盡善之樂非聖人兮孰作移風之和
助元功之匪訛且異軒皇但奏雲門之曲寧同漢后唯陳
猛士之歌令我后運叶興王公符象帝脩夔氏之韻樂執
真元文之左契故得淑氣四統妖霧速霽洋洋聖謨豈遜
于有虞之際

謝觀琴瑟合奏賦

琴蘊雅兮閑暢瑟合音以高張忽變般於動作合六律之

短長一則玉軫金徽無爽於清濁一則朱絃疏越不間於
宮商君王政美和同化能率舞放鄭鼓於域外屏優雅於
樂府所以碩綠綺之韻高愛清廟之器古憑曾哲之所奏
與師襄而對撫滌慮而匪隔毫釐共坐而自齊徵羽靜而
各守動而合矩左諧乎蔡琰之音右扣於湘靈之鼓况復
素女絃怨重華調清以風中之響入雲和之輕更契虛徐
之節雅符閑淡之名誠二體之區別能九奕而混并流水
一聽柱間而涇渭合派簫韶共奏指下而鸞鳳和鳴彼弄
互揭此意還發一曲之金鸞颺颺再奏而玉堂清冷寓斷
續於秋空激寥亮於雲中琴絃促而影細瑟絃繁而體殊
伊和樂之假主俾合散之同途埋心而寧乖高下盈耳而

不離笙竽故若出有入無唱予和汝覺聆響於輕重等洪
織於律呂播南風於大道秩秩無差配上古之希聲愔愔
備舉遂使敦本志切去邪義深愆懣之亂不作非僻之思
不侵由自內而率外皆謂樂而不淫

姚端聽琴瑟思志義之臣賦

夫聲之所起因樂而成象樂之所作因聲以感人是聽其
聲即審其為樂播其樂則思其為臣琴以平志為先則知
志之無亂瑟以立義為本則知義之有倫聆琴瑟之並奏
見志義之相循當其六律克諧朱絃齊致初微起以盈耳
乍發揚而導志泠然合奏表於德而不表於情鏗爾高張
取於音而不取於器且夫絲聲之用以哀定節以廉成規

苟哀與廉而不爽則志與義而無遺哀廉發於聲即絲絃
可審志義見乎道則臣道斯知乃琴瑟之用也非君子孰
能思之是知琴之感者其氣和瑟之感者其化被氣和在
乎減滌蕩之性化被在乎廣生成之施是以聽其疏越可
以聽君子之為心聽其鏗鏘可以思人臣之為義然則防
其淫順其心所謂夫空桑之琴居其實循其質所謂乎雲
和之瑟而君符臣之所行則志與義而咸秩有以見八風
者各因其所自聽五音者各在其所謂皆隨之於治亂並
繫之於盛衰聽之在人而不必專於子野思之在德亦何
俟於后夔夫如是豈忘情性之所悅玩耳目之所宜者哉
亦由間彼簫韶同乎星磬自可使時和而民乂化成而治

定明明我后号布元知風主樂乎聽視

梅堯臣魚琴賦

丁從事獲古寺破木魚斲為琴可愛玩潘叔治從而為賦
余又和之將以道其事而寄其懷曰為琴之美者莫若梧
桐之孫枝夫其生也附崖石遠水湄陰凝其液陽峭其皮
曾亡漫戾而沉實之韻資噫始其遇匠氏也有幸不幸焉
故未得盡厥宜其於不偶若陷於夷剗中刻鱗加尾及鬣
宛然而魚日擊而椎王被齊衆之律令則殼聞器爾而四
馳粵有好事者竭來睨之取為雅器製擬庖羲徽以黃金
絃以壓絲音和律調乃升堂室嗚呼琴号遇與不遇誠由
於通窒始時幼材雖甚屏号於道無所失今而決可以參

金石之奏焉無忘在昔為魚之日

王起焦桐入聽賦以泠然雅音至聽方識為韻

聽之微者不必五音伊焦桐之逸韻契伯喈之明心氣逐
炎炎始將隨於槁木殼飛烈烈終見用於雅琴當其大匠
未收樵人所利圭葉零落絲枝殘瘁以薪見迷以竈求媚
聲連而丹焰乍飛響進而紅星忽墜聞之者徒謂木之槁
大之熾殊不知八音之珍佇五絃之至彼羨中即神妙無
方樂無不審音無不詳聽執爨之間克諧律呂聞就燥之
處乍合宮商乃言曰惜乎斯桐韻實天假可以加彫斲可
以暢韶雅何混彼樗林而棄于薪者於是收質燄燄求音
泠泠撲滅其色鱗皴其形被之以絃佇水流而山立鼓之

為操必鶴舞而魚聽則知桐之成器待其人而克定桐之
有聲非其人而靡聽向若清耳不傳瓌材遂捐希聲率爾
聾俗猶然則半死之根誰一收其餘燼孤生之幹將久滅
於青煙桐之藝兮人之德焚身之缺兮身忽見屈殊不知
焦尾為珍竟獲伸於多識至矣哉感知音者願是效而是
則

張隨無絃琴賦

以舜歌南風待絃後發為韻

陶先生解印彭澤抗跡廬阜不矯性於人代笑遺名於身
後適性者以琴怡神者以酒酒兮無量琴兮無絃粲星微
於日下陳鳳喙於風前振素手以揮拍循良質而周旋幽
蘭無聲媚庭際之芬馥綠水不奏流舍後之潺湲以為心

和即樂暢性靜則音全和由申出靜非外傳若窮樂以求和即樂流而和喪扣音以徵靜則音溺而靜捐是以撫空器而意得遺繁絃而道宣奚必誘玄鶴以率舞驚赤龍而躍泉者哉於是載撫以逸以和因風以舒嘯聊據梧以安歌曰樂無聲兮情逾倍琴無絃兮意弥在天地同和有真宰形聲何為迭相待客有聞而駭之曰樂之優者惟琴君之聖者為舜稽八音而見重彈五絃以流韻故長養之風薰而敦和之德順無為而天下自理垂拱而海外流覲伊德音之所感與神化而相參固以極天而蟠地豈惟自北而俱南然則琴備五音不可以闕絃為音而方用音待絃而後發苟在意而遺聲則器虛而樂歇先生特執由心之

理而昧感人之功俾清濁不開於大小宮商莫辨夫始終攬之深舍之愉促空軫而奚則角為事徵為人扣無殷而曷通祇反舌以自異寔詭代而違同孰若動精華以發外合恬和而積中傳雅操於心手播德音乎絲桐俾其審音者悟專一之節奏知變者美更張之道崇先生曰吾野也所貴在晦而黜聰若夫廣樂以成教安敢與變而同風

仲子陵五色琴絃賦

以宮商角徵羽文武為韻

絃有五色而播蓋出乎舜官方理之而登於壽域故制此而歌夫薰風黑與青間青與赤通或以白而受采或以黃而居中本乎朱襄以至陶唐因加而自七至八以少乎惟官與商事匪因於蠶餌或不由於解筐園客以登夫鈎軫

墨子徒歎於蒼黃及其瓠巴所彈師文所學流連昭曠縹
緲絲邈莫不因其靜好生此和樂張伯牙之彌鐘合師曠
之清角八音克諧兮自此五色相宣兮有以雖因聲以致
用終假色而為美清音從內而發和氣由中而起奏激楚
則引以結風歌陽春則雜以流徵或向虛壑或臨積水影
歷歷而分行殷泠泠而過耳直其躬而能屈鮮其色而受
污惡以紫而奪朱常恐新而代故大白若辱有以見至道
之源小扣必鳴有以昭儒者之度 呂姑洗則草木潛發歌
黃鍾而川池異沍泉魚澆澣以躍鱗雲鶴婆娑而拂羽至
如心有所感叢成於文既為事而為物亦有臣而有君哀
而不慘樂而不分著萬物之情性和二氣之絪縕別有鳴

琴在筵實篋無覩木理則直色然後取儻同聲之不遙願聞乎亂之以武

薛勝之孔子彈文王操賦

以密音

知人前後一揆

文王有殷惟聖能審初彈雅操知德音而有懷稍奏遺音覺儀形之可稟默然之狀已究鏘然之響可尋述而不作載好其音德必不孤諒前聖合於後聖道乃無二誠此心達於彼心其神也邂逅相遇其慮也固或不欽則知掩四方而氣正加一絃而義深曲引烝哉調吟皇矣穆穆乎順帝之則洋洋乎令問不已同聲相應雖三古而會徽音異日而論猶萬邦而聆遺美所以聖賢不遠古今一揆且將合于心豈獨盈乎耳既而溫故知新若聖與仁千里同自

冥契於風韻千年一聖當間出於聖人玉指迴軫朱絃應
道八風而吹萬迭五音而不日既而文德在茲以寧王
道宥密斯操也必俟後賢吾無間然陟降因我而著昭穆
因我而宣符蓋徹之言無毫釐乖於是叶同音之理豈合
度差於前是謂惟神所受繼聖之後自得於心匪傳於口
稽帝謂之意勤止豈無非天縱之才生之何有無音不合
無德不宜翼翼之心因心而會亶亶之善盡善而之師襄
於是對而言曰予聖人也與文王而同規

林慮山人鍾期聽伯牙鼓琴賦

天贊厥德惟伯牙與鍾期一則能清師曠之耳一則能調
園客之絲愜易象斷金之義應詩人代木之詞審爾律呂

不爾瑕疵何千載之見遇使二妙以同時且琴者所以納
正禁邪弄者所以協情和性必藉其手敏亦假其心靜使
音無所容於姦聲安得惑於鄭若然者信可謂能彈而復
思乎善聽能彈奚若播於往古善聽伊何奏難莽鹵所以
協律之六應聲之五故將中感於天地豈惟外合於匏土
不爾何貴鍾期之聽何尚伯牙之鼓緬想二子德音不瑕
冥合匪慙於郢匠絕藝方超於瓠巴賴爾能聽知予有嘉
苟解揮官以案徵豈勞樹羽與崇牙若乃被褐懷珠當年
入賦合絲桐之響希爾促柱有金石之音思君惠願以聲
韻當於清彈以詩書同乎雅琴願為小人之述得迴君子
之心儻能順聽欲仰訴於知音

王太真鍾期聽琴賦并序

昔曾待詔金門屬吾君耽道久之事寔歸歟寧省竊服古
訓見郭林宗傳曰貞不絕俗隱不違親賢哉斯文生人端
格然恨甘旨不足每倫翮自咎及耿坐虛館凝神定靈夜
分假寐如聞琴色發越宛在左右寤而驚惋貴知音為難
感鍾期善聽因賦事以廣意夫寂兮琴之德寥兮琴之聲
德徹陰陽之奧聲涵淳粹之精體空洞響清貞偉上皇之
遺功超萬祀之垂名祇聞成連伯牙以傳曲忽覩斯文子
春而移情俟良知轉化靡忒鍾子期故有空山之谷清澗
之湄幽人彷彿絕粒茹芝憑高梧引長颺激楚窈窕流波
逶迤陽阿布濩結綠參差高秋夜冷遠浦霜滋素月滿繁

星稀雅調閑逸流風遠吹鍾期當仁傾耳志之怡性愜靈
中矩應規躊躇四顧俟其偉而曰聽商則知愁霖春零聞
角乃覩韶華秋榮羽發則寒生朱夏徵來則暑移玄英陵
厲翕忽消息竭盈君子悅懌導心和平斯實庖丁投刃而
節應郢人運斤而風生者也夫其高張絕絃韻清調苦尚
悅惻愷一龍一虎猛將之逐虜冰雪操蘭蕙薰疑兮崇山
勁若寒雲烈士之諫君歧燕趙望江漢行路難杳無畔淋
漓涕渭牢落泮渙遊子之悽斷微未撫涕橫流悲宿昔心
悠悠樵童牧豎登孤丘哀引南音一何楚囚興歌百里又
善子遊應事態移體物聲愁或飛而不速或擁而不留惜
惜冷冷窮微達幽一偶鍾生之聽妙極而不周於是夔襄

愕胎昭曠吐咨音有至而乃發發當及乎此時乃理雲和
寓咸池感天地動神祇玄鶴鼓舞鳳凰來儀風雷并雲雨
隨黃帝之所聽瑩伊代人疇敢以窺鍾子兀然收聽反視
沈吟不已感樂之至精得音之微旨信音之難蓋曲有此
誠在聽之以心安可察之以耳嗟嗟琴韻盡美矣

朱絲繩賦

達者觀物而自識眷繩而象直白能受采知成用而可修
樂匪在音遂執中而有德諒絲繩之為物類託質以自植
率操張以一伸任縱橫而取則故能貞而守正勁以全真
含至和以不屈抱孤直以誰鄰若剛克以自致諒柔立而
有因齊達人之履道比君子之脩身久而莫渝豈紅紫之

見奪動而不撓非糾纏之為倫當其況水初滋勢如未理
女工爰作視其所以如積微於秒忽遂立質於經紀察其
本同成經以自綸喻乎時表直道以如砥挂端標以有準
持正色而為美將配德於清壺願齊名於直矢故能從繩
作則因物寓詞苟一繩之可法將百行以為師義足仰而
象矣理自中而得之直可自侔奚感鮑君之與色非我行
徒興墨子之悲將勁挺而自守庶回邪而不欺俾夫取像
師心必由斯道攷朱絲之外物得素尚于中抱奚水鑑之
足徵詎常絃之是保觀夫正不與奸色儔勸吾人之聿脩
直不為虛聲枉俾吾人之取象故能名昭樂曲義揚人謨
鄙在禁而不理賤為質以就汗願處微而自正終守直以

不渝足以詭良材而轉雅操端循質而喻通途苟中正之
可進願從繩而已乎

庾承宣朱絲繩賦

絲之為體兮柔以順德絲之為用兮施之則直從其性而
不改成其音而罔忒故君子體直以為象履中而立身豈
委曲而取媚將勁挺而惟新既端懿以難疋想高張而莫
倫初未為絃兮信任其舒卷既比夫矢也諒難乎屈伸寧
惟不合於衆而改操不同其類而易真雖立質以假物立
音而因人敦夫愼氏之功辨夫園客之養非繞指以可悅
將如絲而是仰志士以是而興歎詩人因此而取象清廟
之瑟非我而莫聞空桑之琴非我而奚響惟直是與惟端

是求惡靡然以從俗恥紛若以隨流天心保貞側媚見而
用悔神道助正審謬鑒而無憂信乎去邪以受福孰不履
正而身修間其色兮未嘉素其質兮孰美信佺佺而直繩
是若固奕奕而渥丹無比欲衆之好我染之而匪他知代
之惡邪直之而有以非矯其俗將遷其時寧三思而有贊
諒一向而無疑道在斯而為得文捨此而何之古所以嗟
是非而莫分怨邪正之難考多將任情而媚俗鮮能率性
而行道何不鑒朱繩而獨異與羣類而且殊其美雖偶其
道則孤儻斯言而是當又可得而已乎

吳冕昭文不鼓琴賦

息絃軫兮太朴玄同忘琴言兮至人守中道不緣情則去

聲而外寂德惟抱素故含和而內融於是見高士之心出
常人之境其養貴默其伎尚靜及卷懷而克順返不鼓而
是逞韞藝如何玄德靡他知迷則達用晦實多虛張不彈
俾指節而交暢全聲入妙脗心曲而同和且人心靜為常
虛為主將寧體於道樞亦守器於德宇壞之無故常寂響
而有餘用之則虧乃含音而莫吐故自適於胃臆亦何用
於角羽頰子所以如愚昭文由是不鼓近情好樂尚德養
空罷奏南音悟人間之客寄不操三峽體山下之泉蒙斯
懷柔之古者竟生白於仙宮夫動極則靜音繁不復守樸
外真含虛內肅施絃罔舉則見素而如絲沉聲莫發乃繁
相而猶木因雅韻而不奏識道情之所蓄此則恬然誰與

寂爾自耽希夷既造妙理難探人氏無絃淵明則矯王門
碎質安道更慙是以飾外者貴其體備厚內者尚其色含
於戲琴心懸解谷響何荅于以閑和于以虛納十指攸措
咸制動而是宜五音知常各處寂而不雜故琴默而美昭
信仁靜而道合

楊維禎贈天台蔡仲玉琴賦

伐孤桐兮龍門斬靈梓兮泗濱配美木兮陰陽繩朱絲兮
君臣準遺則兮秦皞比正律兮伶倫成綠綺之雅製于以
御夫至人蓋其理中和復精真宣八風明彝倫感天地動
鬼神桑濮不能間其邪而鄭衛不能入其淫者也夫自虞
歌既杳襄教不宣東市絕調高山毀絃黃鍾擯棄正始沉

馬竈交遷變下里嗑焉歎人器兮俱喪孰能傳其不可傳
吾子佩焦尾象前賢蹴子野排田連起千載而不後追太
古而無前得非瘡萬雌而椎鳴藹凡翹而孤騫者耶爾其
觚酒登鑪熏蕪僕清風分朗月拂素雲揮白雪朱絃既練
玉指乍挽宮羽相宣角徵參發雅韻依永長歌赴節愉焉
欵欵悽焉屑屑蕩焉裔裔蕤焉咽咽繹焉如繁獵焉如折
汜焉如沸刺焉如竭煥若春溫露若甘霖聚若禁苑蕭若
枯林高者拔焉而峻下者濁焉而沉急者矢焉而激緩者
紆焉而深央央坎坎噦噦惜惜鏗鏗嗒嗒栗淋淋如冷
泉漱澗籟動谷鳴如巫山夜雨隴水秦聲如村翁野老之
嬉笑如鶯喉鶻語之伊嚶如大風飄尾之輕磕如胥濤鼓

怒而瀟灑至若詳其曲引則優柔溫淳長養恢渾郁乎南
風之薰也融恬和順溥博沉澹洋洋乎流水之潤也愴怛坎
壘怵惻怛懣戚乎履霜之慘也憔悴虺虺傍徨低回摧乎
別鶴之哀也其憂也深其思也長其樂不淫其哀不傷滌
煩決塞道和養康懋躁寬鄙立懦摧剛可謂至德之精音
而三歎於一倡者矣而中聲五降均曲成闕造弄向闕敏
手輶輟銀蟾在天星漢明滅主賓頽然仰視空闊於是命
酒起舞而為之歌曰塞芳洲兮芙蓉挈扁舟兮葦叢渺極
浦兮千里望遠岫兮橫空吾將與子沂洞庭歷九峯登玉
霄攀浪風招漁父之往棹兮探湘靈之遺蹤訪遐奏於涓
子兮引高吟於泰容窺人寰而曾舉兮托遺響於無窮舉

天籟以成吾音兮，寫余心之太沖。又何有乎，虧成兮三尺之桐。

張耒哀伯牙賦

伯牙鼓琴後世無如我，哀伯牙似智而愚。天地之間，四方萬里，知爾琴者一人而已。鍾子既死，其一又亡。欲彈無聽，泣涕浪浪已奏已聞，欲語不可，幅塞滿懷，無所傾寫。折楊黃花巷歌里曲，入邑娛邑，入國悅國。回視伯牙，面有矜色。夫操至伎者必不和衆人之耳，而媚衆耳者又善工之深。恥違衆者常孑孑其無與，而冒耻者乃身安而獲利。則亦安知夫至藝之非禍，而庸工之非微也。嗟夫，將為至巧者必無碩於終身之無與，則至巧之於人，乃不祥之上器操。

不祥之器終身而不知則伯牙者乃後世之深戒

宋景文無絃琴賦

器者玩極則弊聲者叩終必窮欲琴理之常在宜絃聲之一空隱六律於自然視之不見備五音於無響樂在其中古有至人縱觀達理捨絃上之末用得琴中之深旨由是遣飾於此藏真在彼取其意不取其象聽以心不聽以耳撫惟自樂言乃至於無言動協太和拍遂忘於非拍徒觀夫發自心匠創為雅琴意近託遠言微寄深謂朱絃之儻設則麗曲以相尋由是削弣投珥淪徽屏金后夔不能措其巧子野無所用其心抑按何施始類無聲之樂疾隨安在終符叩寂之音且夫習聞者絃之聲玩形者乃琴之器

徒得其狀未窮厥意必使踴越雖在屢絃並棄以有象而
寓名必無庸而遣累視之甚簡非紀於鏗鏘聽則不聞且
安思於志義况夫絃本聲寓聲成偽端故宮之鳴則商焉
之廢角之叩則羽因以闌和聲未備遺聲且彈我所以包
萬韻而中足無一絃之可彈道妙常存詎更張而取調
天真不倦寧操縵以求安亦猶履之適則足乃可忘魚之
登則筌亦何取故絃之去也我謂得其妙絃之存也我謂
收其粗惟寂惟冥匪鍾子之可聽無成無虧類昭文之弗
鼓懿哉道誠臻極言豈容聲不用而用以之備非曲而曲
以之成比堯父之壤歌但其盡性配子綦之天籟式足強
名用能群慮並除至和潛奮因琴德以借諭達天倪之常

分自非至道之徒曷一聞於餘韻

陳古靈古琴賦

客有孫枝之琴號曰太古之器朴兮不聞淡焉無味痕交錯而蠹生色斑斕而塵蔽踈絃危而不紊瑤軫岷而幾廢吁至道之難行悵知音之未至淒淒然泠泠然故獨以因時而遣意洎乎夕照西沉蒼梧半陰對明月之千里上高臺之百尋爾豁妙慮開冲襟撫揚清音不獨解吾之愠將以平君子之心太丘子乃展轉不寐振衣而起悄焉凝懷寂焉傾耳意躑躅於幽蘭心彷徨於流水由是納中和蠲侈靡審朴略之遺韻達真純之妙理召然不覺至道之入神而大化之陶已別有宛洛佳客金張貴侯塗歌兮邑

詠朝歡兮夕遊設瓊裝兮綺席張翠幙兮青樓莫弄秦鼓
歌郢曲吹女媧之笙篳播子文之絲竹然後酩酊乎醉鄉
駢圓乎歸軸又安能審雅操之微妙聽丹絃之斷續而已
哉嗟乎大道既傾澆風益行雖歌吹之沸天徒管絃之亂
人方今朝廷淑清天下化成願以古人之風變今人之情
以今人之樂復古人之聲則斯琴也可以易俗而移民而
斯世也可以背偽而居真

胡澹菴琴賦

隱淪公子竒懷高尚磊塊不羈巖壑獨往將簫九疑以拂
袖濯滄浪以遐想於是追軒皇友嵇阮隘世路之繁熾獨
超然而覺遠邈千古之不回據槁梧而獨視爾乃玩味正

始絃歌雅音適開情之洩洩養德樂之惜惜顧茲世之寡
和思幽人之契心有羨一人姑射仙子同趣合好深得妙
旨瑩玉笋之輕調聽響泉之乍理聲抑揚而潛轉曲紆餘
而代起激遺韻於泰清引長風乎萬里若其宜笑的皜皜
變多姿珍髭斜妥清盧側窺披拂垂藜之灼疾徐結綠之
微奏清角而寒谷春動揚白雪而大夏霜飛倏蹇產而騰
選紛淋浪以流離婉若群魚游清漪翼若應龍翔天池微
風餘韻靡靡倚倚若迺珍臺閒館璇題玉英月穆穆以金
波夜蕭蕭兮肅清淪縹窳以茗飲罷窪樽之酌醪客散軒
寂調絃器冷發竒弄之閑適逼太古以凌兢颯松風之徐
度驚菊露之宵零條暢和雅陰淫和平澹乎若深淵之靚

謬乎若寒泉落澗之聲或謂珪璧不可以薦房閨韶箭非所以媿靚粧何桐君之失據反登乎樊素之床是不知蘭本國香必芳於女子之手玉盖陽類反生於無日之鄉顧蘭之高潔實幽險之與當惟琴亦然故枚生取九寡之珥叔夜嘉皓腕之攘陋彼栢邑詆為鄭毅每掩卷而太息究厥敝之由生盖桑濮亂雅正音澆漓師曹則以娛衛女太子則以蠱文姬綠珠捧之以觴客飛燕飾寶以為嬉此黑瘦箏所以刺刺飲恨又蒙鄭衛之譏爾乃閑邪屏淫懲躁雪煩撫孤松之偃蹇蔭脩竹之嫵娟收險心於萬仞寄纖指於七絃既音調而響逸亦幽暢而和宣此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者也

劉養吾春日聽以立鼓瑤峯曲賦

延州季子蓋聞樂而知音太白昌黎皆聽琴而作敘聲之
動人者如此辭亦不可以已夫喟其春日之間鼓此瑤峯
之曲永歌不足賦長言之淙淙泠泠兮寒泉之落幽澗飄
飄蕭蕭兮長松之泛清風仙之人兮搏扶搖而欲語方之
內兮然斷續而安終溘埃風兮局促焱飄舉兮雲中蓬萊
兮何處神山兮予從嶙峋兮縹緲皓皎潔兮橫空天穹穹
兮地厚乘清氣兮如雲之西東忽故鄉兮臨睨噫青雲兮
化人之宮于時鶯啼樹間燕語簷前花雨時霽芳草輕烟
春日遲遲惠風薰然仰晴雲之微波俯清陰之鮮妍疎客
闌而小極味茶遠而重煎壚斲鷓鴣之斑桐發金徽之絃

激揚碧玉之仙調彷彿如造于紫瑤之洞天也爾其於山
巍巍於水湯湯條昶以和清潤而長優游窈窕悠緬飄揚
抑按舒其音節觸摠諧其官商辭醉翁傲外之譜操廣陵
散絕之章扶踈兮白雪揣其稱澹蕩兮明月流其光王喬
之雲霄子房之博浪賀公之湖放太白之仙狂孝乎重華
之愬忠也扶風之傷何斯聲之動人使人不能忘於茲匡
也容乃起而歌之曰不臺而臺茲峯之裁兮不圃而圃茲
峯之英兮月有明晦茲峯之嬋娟兮地有夷險茲峯之聰
綿兮不知峯之照人人之遊仙兮撫峯堯之巖巖兮吾絃
之清園兮壹不知其聲之至此兮吾愛吾玄兮亂曰惜惜
兮琴之德兮峯峯兮峯之極兮暉暉兮瑤之雪兮翹翹兮

音之識兮嫋嫋兮後今之無斁兮

頌

傅奕琴頌

其德甚大其聲甚廣德合兩儀聲含萬象二曜茲設三才
是放盛衰改韻燥濕變響聖賢軌則帝王訓獎不以智知
無為識相浩浩莫測蒼蒼難仰達人逸趣欲求珍賞

贊

郭璞梧桐贊

桐是嘉木鳳凰所棲爰伐琴瑟八音克諧歌以永言噫噫
噫噫

宋孝武孤桐贊

珍無隱德產有必甄資此孤幹獻之楚山梢星雲界行葉
炎屋名列貢寶器贊虞絃

麴瞻聲律圖贊

樂以象德琴以脩身淡然其性溫乎其人止邪於俗納正
於真可以叙志可以和神

儀以星象彫以翠綠歸鳳之操積雪之曲妙響出絃清意
連玉盪心飾喜防奢節欲

六律之記五聲之文絃驚墜鵲調感飛雲鴻遊羽散魚躍
鸞分丹青是托事等蘭芬

含吐陰陽發揮清濁元英記材青春辨角其德錡洋其情
遼邈列諸新意將貽後學

商仲堪琴贊

至音不彰孰表大音至人善寄暢之雅琴聲曲動發趣以
虛深

王珣琴贊

穆穆和琴至情動深如彼清風泠然經林

謝惠連琴贊

嶧陽孤桐裁為鳴琴體兼七絲聲備五音重華載揮以養
民心孫登是玩取樂山林

柳宗元霹靂琴贊并序

霹靂琴者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生石上
說者言蛟龍伏其竅一夕暴震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磴

然倒卧道上震傍之民柴薪之超道人聞之取以為三琴
琴之良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
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于火為異是琴也既良而異
合為二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
贊辭識其越之右與左以著其事又益以序而為他傳辭
曰惟湘之崖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
合而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李白琴贊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斲為絲綺微聲
粲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太子少保趙抃作沈竦十一琴贊

指會於心霧起龍吟鍾期遠矣難乎知音

右蒼龍

靜夜虛堂妙音翱翔鳳凰集兮和鳴鏘鏘

右鸞鷲

鼓之者工聽之必聰暢神謂何其樂融融

右暢神

越名著吳雷價高蜀吾無愧焉清極憂玉

右古玉

泉石孤桐殼和叶中君子所審黃鍾之宮

右黃鍾

月明風靜座客傾聽激越悠揚秋堂之磬

右秋堂磬

軫促微明絃調韻清拂歷抑揚鏗然金聲

右鏗金

匠氏心精百衲成形虛堂一鼓瑣碎瑤瓊

右碎玉

古人有云溜如調琴今茲抑按飛泉之音

右飛泉

奇材巧製名起當世能者撫之霜天鶴唳

右白鶴

太平之風解愠阜財垂衣拱手舜何人哉

右太平

李大初翔龍琴贊

龍之矯兮高翔天門洞開兮雲飛揚羣仙結珮參頤頽天
樂廣備陳清商清商流傳下土方美人意重雙明璫蓬萊
瀛洲路何長金徽玉絃在高堂

曹勛寶腹琴贊

嶧陽之竒就樸不遷外規清製內合自然霜廷肅珮玉澗
幽泉若鍾若磬冲澹蕪焉

偉茲珽器任以天成中堅外靜心虛乃清鸞龍擬象金石
和聲奏我南風太古之情

曹勛琴贊

鳴鳳秀翰太古遺音冷風翛然以寫我心

吳海琴贊

元統甲戌予以十金質一大古琴名曰霜鍾其聲清以亮
韻以辨自然以安超然而遠間嘗試之取數琴合奏一曲
出戶遠聽衆聲之中一聲掩衆聲而獨鳴者霜鍾也信其
寶矣愛之甚調之三年而反其人不能忘之為之贊以記
之

匪絲匪桐豐山之鍾匪搏匪拊至音泐泐凝霜在野素月
流中冥心有契神化無功

霜鍾本泉州某故家世器至治間有蘇某者為泉州府
推官求於故家不與後以事起獄其家出百金以賂不
許必得琴乃已既得甚寶之雖百金不易也後家貧其

子以質十金於予予復寶之三年而贖歸持價尚五十金又數年家益貧遂十五金貨之予亦不能復售也因贊霜鍾漫記其事

王暉重華鼓琴圖贊

幽幽深山玄德聞兮二女釐降馮水春兮乾健坤順其道恒且久兮袵衣鼓琴固若我所有兮手揮五弦正始此其時兮琅然玉音一氣為之熙兮錚然和鳴鸞鳳以之儀兮衣垂手拱其道本於斯兮升道蒼梧惋莫從兮淚浥湘筠思何窮兮噫

王暉書霹靂琴贊後

文章翰墨善效顰者徃徃體極形似至於得意韻之妙出

畦畛之外天安限量其間有不能以寸者學鹿庵書正坐
是耳或謂此帖子聳代作非也可秘藏之防風濤擁棹雷
霆破屋將有下取而豪奪者矣

銘

李尤琴銘

琴之在音蕩滌邪心雖有正性其感亦深
去邪却鄭浮侈是禁條暢和正樂而不淫

黃庭堅十二琴銘并序

某頓首少同里閭又接懿親科場中亦同緒言而從食南
北缺然音問不通者二十餘忽奉來書存問慙懇慰此土
思承游意塵埃之外者得妙手於梓慶之斧斤又過辱推

詩以學古之意欲編於諸琴品操稱述誠願附名於不朽然法不孤起伏境方生此公之所以聞也要須他日得一披拂乃下筆爾斲琴須以張雷為準非得妙材不加斧斤故傳百世耳聞百世而不漸者固鈍而後利也都下有壯瓜劉栗皆為名家不以乾沒易其素志雖微物亦傳况此嘉器能得古人風聲氣習者乎

澗泉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澗泉鳴深林二聖元祐歲丁卯器而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清而不

深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音

鐃鍾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咋奔則鬱長角則震無比五疾則鳴而中律是謂鐃鍾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聲者磬也然室如是中藜藿不再食以是樂飢不以告糴

松風

忽乎清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賓無夫其蕩枝播葉零其實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乎

禍黃

鍊石補天之手截匏此竹之音雖不可得吾云古之猶今
木聲聳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鉤其深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閭極

白鶴

琴心三疊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元龍
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絃直而志不平攬變衰之色
為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於湘濱樂
莫樂於濠上

漁柳

襁褓夫須蕭然於萬物之表橋項黃穢闐然於一葦之杭
與鷗鷺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而出聽是謂漁柳

九井璜

釣魚而得九井之璜辟紂而遇六州之玉堙沉乎射鮒之
谷委蛇乎鳴鳳之堂其音不爽維其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音不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鬱者桐僂于
下陽之靈奏力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畀之耶其天性
之耶

劉屏山復齋蒙齋二琴銘

屏山先生之琴二其嗣子平葆歲之門人朱熹敬焉

作銘

匪金匪石含玉真兮雷伏于腹悶其神兮砰然一作萬物
皆春兮我觀器寶懷若人兮主靜觀復脩厥身兮與時偕
訕而不及其伸兮復齋

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過險而寫之冷然者若尊其出山之
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亨貞之意則托器而
猶傳蒙齋

黃子厚琴銘

子厚琴踰純古晦翁銘之

無名之樸子所琴兮扣之而鳴獲我心兮杳而弗默麗弗

今琴書六卷
琴一第
濠号維我知子山高而水深号

紫陽琴銘

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
獨與子鉤其深

虞伯生空同琴銘

天在山中其象空同大音發焉微妙玄通君子制器盖取
大畜條理始終絃指斯觸其靜也虛其動也神天人合和
無為以純知德者稀斯之為貴聽於無聲千二百歲

霜鍾琴銘

氣涵兩間之肅聲得萬化之先寒梅欲花素月流天上空
下碧琅然清園此如我心非琴非絃

周益公雷琴銘

雷氏斲之聲自開元馮氏寶之不知幾傳我非知音而理可言心主乎內手應乎絃故聲和可以仰馬意殺形之捕蟬豈特此哉大而歌南風小而治單父舉不出於斯焉

舜五絃琴銘

五絃琴有虞氏所作也昔舜既闢四門明目達聰放殛之罪得元凱之相舉垂拱無爲坐視民阜乃命后夔大備廟堂之樂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矣猶以爲未也別製琴歌南風焉琴具五絃絃具五聲角觸而商章祉止而羽宇合是四者宮以總之上以寫事親之心而念長養之恩下以宣愛民之情而解暑雨之愠嗚呼斯亦孝之

至仁之盡矣參諸簫韶無惑乎鳳凰之來儀也又豈止志

在山水而誇六馬之仰秣哉惟商盤衛鼎為器輕眇尚勒

銘詩震耀無窮是琴也無述事親愛民之志乃徒見於樂

記而雜出於史氏之書茲非翰林主人子墨客卿過歟謹

追羨舜德而為銘曰大哉虞舜重華帝堯功去四凶德格

三苗曰元曰愷服休于位曰夷曰夔樂作禮制八音既諧

神人既和六府三事時皆可歌帝心益謙不有其美思製

雅琴以寓厥旨乃命嶧陽輸爾孤桐乃命海岱歷絲其供

良材告備大智以創薄言鼓之疏越穆亮帝在巖廊拱手

垂裳乃奏斯賦其音遠揚鳴商叩宮小廉大濁心和手敏

愉醴深攷孰匪制器孰非審音事親愛民則惟斯琴事親

伊何歌此南風長養恩厚如風之功愛民伊何薰風是詠
既阜爾財亦解其愠琴具五絃絃具五聲五聲之間有孝
有仁在昔庖犧制琴之始惟孝與仁舜極其美厥後周文
足琴之絃惟孝與仁莫如舜先樂由心作德以音著勸銘
昭之萬世無斁

唐仲友五絃琴銘

五絃琴舜作也舜盡事親之道業業之誠有加無已雖當
垂拱無為鼓樂自娛之際未始頃刻懈于心故作五絃之
琴以歌南風之詩其意蓋曰長養萬物者南風也長養已
者父母也解愠阜財之功見勸勞鞠育之德舉斯心而播
之樂則動容周旋無適而非孝因是詩而達之政則推恩

廣愛何徃而非仁孝道盡於事親仁加乎民足以同天地
之意得萬國之懽德配禱載恩被動植聖人之樂不亦大
乎古者器有銘茲闕焉補其銘曰惟舜大孝誠心業業動
容周旋率履不越恭已南面發揚德音其樂伊何五絃之
琴海岱縈絲嶧陽孤桐云誰製之咨垂共工四聲並列大
音為宮清越均諧以歌南風薰子愠解時兮阜財長養之
恩如我父母優游巖廊絃歌日奏頃步不忘至德益茂因
心廣愛施及四海善政養民九功勿壞惟孝惟仁天地同
意非求音聲非尚形器德配禱載恩被動植萬國同心靡
不夷懌昔在伏羲以防溺心爰暨神農以通神明惟此聖
作有光前古道盡事親五十而慕南風既歌比屋泰和勒

此銘詩萬世不磨

東坡銘文與可琴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杌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劉養吾懸冰琴銘

乾道來百五十冰為石後百年冰其相玉其質

張侃琴銘

御風而行萬物之表誰其尸之聲在木杪

衛宗武再銘所得琴

大雅
日之精月之英天之籟聚為聲堅而貞圓而清發達宏暢
悠久幽深以律以呂可韶可謔小叩則金鏗玉振大叩則

虎嘯龍吟豈惟搏拊而宜奏文王之什發之以宣文之猗
蘭揚之以有虞之南薰追先古之遺響洗流俗之溺音是
所謂大雅不群

衛宗武銘所得琴為飛瀑

激雲涵雲氣融太清勢落千丈浪浪泠泠虛谷響應曼球
鳴金洗空俚耳不竽不箏幽深玄邈淵默雷聲有道之氣
太古之音

廣川琴銘跋

唐李祕監琴銘十字特竒古李陽冰小篆惟見於此琴在
太常昔陳儀為協律郎嘗出以示客余因摹其書今琴入
禁中故世以其書貴也沈存中書曰南溟島上得一木名

伽佗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為此琴且謂琴材欲
輕鬆脆滑木堅如石可以製琴所未諭也觀此是栝木嘗
見琴其銘亦不盡見也今銘曰以爲臨岳等此豈爲琴材
者耶或曰琴之臨岳何據曰昔孫綽云回風臨岳刈飾流
離成公綏亦曰臨岳則齊州之丹林顏黃門曰琴首更絃
者名臨岳琴必以堅木藉絃欲其不刺入也世人既不見
琴而銘又少得傳括以其書行於世則余不得不辯

枚乘七發

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困根扶疎以分離
上有十仞之峯下臨百尺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
半死半生冬則烈風飄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

之所感也朝則黃鸝鳴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鷓
晨踰乎其上鷓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
斫斬以爲琴野蠶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鈞以爲隱九寡之
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牙爲之歌歌曰麥秀蘄兮雉朝
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
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螭螻蛄聞之而不能
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而聽之乎

後漢崔琦七蠲

爰有梧桐產乎元谿傳根朽壤託陰生危激水澡其下孤
鳥集其枝岡雙偶而特立獨飄颻而單離匠石摧肩公輸
折首目眩肌戰制以爲琴子野調操鍾期聽音子能聽之

乎

湛方生七歎

大夫曰嶧山之孤桐生千仞之峻嶠乘危岩以托根間丹
霞而竦標苦嚴霜之淒切因寒風之蕭條若乃清秋遙夜
氣爽絃微閑心理器臨流鑒月伯牙揮爪以青弄鍾期中
曲而撫節子能從我而聽之乎

張景陽七命

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既乃
瓊巖嶒峻金崖岬岬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凌虛之巢
下無距實之蹊搖荆峻挺茗邈茗曉晞三春之溢露遡九
秋之鳴鶴零雪寓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

素而先彫於是構雲梯陟崢嶸剪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管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鳴
編鍾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竒律於歸昌啟中黃之
少宮發蓐收之變商

元裕之琴辨引

彥實苗君平陽人童壯中為鄉先生喬孟州宸君章所器
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研席君章文學深
博兼通音律教彥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累錢手背以
輕肆為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彥實後以雅重見稱有自
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廷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
後先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

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持据耳即賜之貂鼠帳
熾炭其前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父風寢殿外設琴工
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住則營
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待從
鼓琴東宮衣著華麗上以輕浮勅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
于琴事者也三四十一年之間此道大行而彥實出於其時
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詔翰林居京師未久而聲譽
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游閑閑嘗有詩推
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既專又漸於敦朴之化習
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辨黑白
也嘗選古人所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傳于

世危急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某字君瑞嘗仕為省郎閑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斂木以傳請予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予謂君瑞言子弟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弦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為聽之誰為傳東坡有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弘薦桓譚文學可比前世楊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為議郎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願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中正者也能自改耶會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

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
臣所以薦桓譚者謂能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
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予切謂南風手不
可得而今世愛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唯當破此琴
為烹鶴之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謂
宋弘之後遂無宋弘則彥實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
通為難審音以知政居今而行古又為難合是二難始有
此書乃欲蔽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最為通論云
四海之廣豈無賞音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為之引

序

元稹樂府古題序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
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調詞皆
詩人六藝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
軍兵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
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
在琴瑟音為操引採民昨者為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
歌曲調詞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
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躡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
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
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錄樂府
等題除鏡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

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
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無以句讀短長
為歌詩之異劉補闕之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玉操
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齊沐犢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
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况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
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復於文
或有短長於義咸為贅臃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
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
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鬣人等凡所
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余少時與友人樂天樂天
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

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
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
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
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蠶蟻之類是也劉
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焉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音
韓愈上巳燕太學聽琴詩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間
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
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
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
三月初吉實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

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樽俎既陳肴脩惟時蓋筭序行獻
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
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于樽俎之
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
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嘆及暮而退皆充然
若有所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
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梁肅觀石山人彈琴序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
曲高其聲全余嘗觀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厭
凜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

和樂獨善其身足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
敢問何為而臻哉古之聰明睿智其能為乎余愀然曰善
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聞諸師矣夫人無其節則亂故聖
人道之天和作樂以救之於是有五絃之琴以暢五音以
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為五絃備其本
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於文武之用於是究夫剛柔
復益其絃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既列復用而
重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誠
聖人之能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所以為貴也故虞帝
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濩周文武以之萬邦協
和卜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

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商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商薦以配祖考肅相庶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於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左琴右書士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穆載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為之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謠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哉問曰若何所云則今之為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扇歟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

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故正聲未被君子風薄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為紀其辭遂號為序云

柳開贈麴桓彈琴序

我聽子之琴實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獨坐永日冷然不休嗟乎我是病於子矣子本謂我能知其音將欲宣其心而達其志也豈徒然乎為子我悲矣不幸因子琴之悲而切自感而自悲也子果能為我而聽其言乎子之琴有似于我之文也力學十余年非古聖賢人之所為用心者不敢安於是學成而業精行脩而德廣希于古之知己

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勤而至于今矣尤乎人不我知誠之而莫所遂其來也甘自放於東郊矣聽子之琴感我之悲也亦將自尤而自責矣又何外尤于他人乎始自求人今知己之為過也弃俗尚而專古者誠非樂於人而取其貴者也獨宜其自知而自樂矣用是而得與子言乎子以琴之能見于我也將謂我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豈果能專為子識其音而辨其功乎易子之願也我亦如是矣我聽子之琴尚不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人豈反能觀我之文也而能為我行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人不我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于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于外者也誠乎已而已子聞此之言固亦信哉我之感而悲不為妄也

子試為我而思之將見子亦鳴而不禁矣

六一居士送楊二赴劔浦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烈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歎感憤則伯竒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嘆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

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思
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
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智者焉是不可以不
學也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廢調
焉尉於劔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
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
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
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
滋酌酒進琴以爲別贈其行繫道滋之琴而行曰是真可
樂也行將學之

真景元送琴士蕭長夫序

始予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舜與
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
之文章易之憂思詩之怨刺無以異為之喟然撫卷太息
曰琴之為技一至此乎其後官於城都以琴來謁者甚衆
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寄新聲之奇變使人喜欲
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淳古淡泊者益不可得蓋時俗
之變聲音從之雖琴亦鄭衛矣屈子有云覽椒蘭其若茲
兮又况揭車與江離夫琴猶如此則凡世俗之樂日淪於
胡夷而不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餘年
飢寒流落困悴無慘獨不肯遷就其聲以悅俚耳嘉定丙
子秋過予大江之東與之登鍾山訪定林酌寒泉而撫脩

竹長夫忻然為鼓一再行雍雍乎其薰風之和愔愔乎其
采蘭之幽跌蕩而不流悽惻而不怨信六一居士之言有
不可欺者蓋其嘗游紫陽先生之門習聞君子之義其能
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遊先生之門者衆矣顧未聞有不
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技者乎此予之所以重歎也於其
行飲之酒而為之歌曰古音之寥寥聽者欲睡兮新聲之
洋洋喜而不知止兮自戰國已然况今之世兮嗟嗟蕭君
娛衆所棄兮我琴可破志不可徙兮彼斲為圖真子所耻
兮霜風脩脩裂子之袂兮子毋好游從子歸兮予將俟子
於仙游從子於武夷兮

曾鞏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能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

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

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
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
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
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之所以
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天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
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
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
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
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
寶臣元珍鄭穆閣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
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范仲淹丹陽集

唐異處士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為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墨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諭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為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既沒琴不在茲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雅探幽索奇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為序焉嘻詩之為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

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諷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觀閑之人其辭恕如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還斯文大剝悲歌為主風流不歸宋朝龍興頌殷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震四始之興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已之實吟咏情性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辭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術白社為驕奢之語學步不

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悻悻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
不主乎勸戒抱鄭衛之奏貴夔曠之賞遊西北之流望江
海之宗者有矣觀乎處士之作也子然弗倫泯然無塵意
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虛美無苟怨隱
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騷雅之際此
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
年五月日序

贈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來訪屬余有功衰之戚不得聽其抑
按然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於是者豈歐陽子所
謂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者耶於其行書此贈之

君還江西有問余者以此示之淳熙乙巳十月甲寅晦翁
書

李莊簡公跋海上人琴序

予謫居藤江偶得此碑木於桐廬鄭邵本既斷爛又共其
次叙因以意推求似不失真石與海公皆予鄉名士異時
北歸見鄉僧善琴者即以遺之庶幾海公師授大畧不泯
絕也癸亥上元李泰發題

宋本苗氏手校琴譜序

處士君彥暉自返走書予曰近學琴完顏君獲榘巖苗氏
校譜內外調凡為操百餘既受之思傳諸世子聞人敢以
序累予予不能琴聞有北操淵操江西操不知苗譜謂何

大率譜教人攫磬抑按以得操則譜操之用也若次操然未可易歐陽公作琴說送人遠適若審夫音者及議韓子詩穎師琴復不知乃是泛聲歷聲泛之寄指與吟繹聲也則歐殆於用有未盡究故其言失是譜遠操者也顧可易歟故雖深於琴者獲以譜必寶有不敢棄善論者謂不能琴知音世有是理猶不能作飲食而知味斯則謂接於口與耳者不能琴又未識譜邈乎心目所不逮宜缺踰度以序然予因彥暉有以信譜之妙譬夫食顯官富人列羞方丈錯然極水陸之珍乃許惡草具一品閒廁其旁者未有也彥暉文章師六經莊騷史漢詩師二謝韋柳書古文歸三代鼎敦篆隸師秦漢直行師羲及猷一藝一物有弗師

師必天下選獨於譜愛鹿鹿者乎譜之妙無疑輒叙是以復俾題譜端士大夫目譜必予然而不致長者豈欺我誚完顏君名訥字某出宦家以給事缺禁近仕至沔之竟陵尹其於琴蓋天得彥暉云

瓢泉題申仲禮贈宋明義彈琴詩卷序

士有懷竒才抱偉器不為窮達所拘者舉千萬人無什百焉即其中求所謂泰然適於道者又不可以一一得也豈非以志大則矜名才高則嫉世性由物蔽操與行違故賈誼有忌鵬之詞子雲有劇秦之作是皆俛仰一時屈伸千古夫豈特立者之所為乎余嘗憫今世之士惡貧賤而趨富貴遺性命以私智能汲汲相徵靡靡相尚其於進退操

存之頃顛倒錯繆有所倚奪曾不少愧其心缺 安望其
為適道哉苟能是者吾將褐寬博而往矣況於吾道乎況
於若人乎余友宋明義自少通達官貴人往來姻婭宦遊
江左幾二十年來未嘗以其氣焰干一州縣驕一寒素獨
潛心經史日以進脩為方一旦歸晉臺治鉉繫教授生徒
益加淬勵每間日携琴罇訪山水佳處搖毫賦詠雖家無
甌石之儲了不介意其於困處固自若也故鄉之賢士大
夫樂從之游御史申仲禮素號方正其於人品少所許可
杞庵老人又鄉之達尊平居廩介自將不妄交接諸公貴
人多見延禮不肯屈就而獨於吾明義迺能服膺焉又復
羨其才於篇什之間傳者以為口實抑不誕也夫士當煌

煌赫赫之時不為溫飽之計其於炙手附熱者何如哉當其涸陰寒沍之際不為乞憐之態其於泓噌寒丐者又何如哉是非古之特立獨行者曾幾何不移其所守乎吾今於明義見之矣

胡長孺霞外譜琴序

琴在承雲六莖大章九韶大夏晨露辟雍大武中為絲音器與瑟簫笙篳篥皆可獨作夫子嘗學於師襄既得其曲意度矣遂見其人之類又識其為周文王噫琴乃至是哉師曠之裂帷飛瓦瓠巴之鳥舞魚躍鄭師文叩搃五絃召漱律呂涸熾涼溫暴至立散景星慶雲甘露醴泉翔浮降涌惟琴之聽固無足異者宋贈少師任大理少卿楊公績當

淳祐寶祐時深識琴韻趣殆於天得二客毛君遜敏仲徐君宇天民亦皆以琴高一世少師訪求嵇叔夜四弄遺轂得譜十數而未止咸自稱譜所由來遠有端緒世傳寶之以為嫡宗少師獨毅然曰非是寂後徐君於吳中何仲章所得善譜初絃其聲少師即曰曲聲叔夜所度餘轂不足及此少師晚定調意操四百六十有八為紫霞洞譜十三卷世最所貴重噫去叔夜之世一千三百餘年識其遺轂於十數譜中若辨黑白猶親受之叔夜者無得於琴其能若是哉杭開元官道士元真觀主金汝礪舊從葉君福孫孫君晉受琴既又從徐君學盡得徐君之妙又能玄探少師譜外不傳之意復得徐君子仙授四弄遺聲頽然用善

琴書大全 卷之三
彈名當時嘗廩廩憂其所授徐君父子琴數止不傳乃取
五音各出一調一意一操捻為十有五名霞外譜琴徐君
子是正而刊之噫十有五鳥足以盡琴聲哉一調意操而
皆三之為十有五又自十有五而之焉百千萬可推以成
聲琴聲相推而無窮人亦終身彈而不知其極其於古人
也亦猶是已布指鉤絃而識其意斯可識師曠瓠巴鄭師
文矣夫豈惟三子者夫子文王固亦將可以識矣噫微哉
至大辛亥九月丙寅序於虎林山真珠井北寓舍

記

大周正樂記

惟乾坤之造化聖人則而象之觀天地之負方作琴以肖

之上贊陰陽之元氣下理萬物之羣品含正性以滌邪存
神情而端已富貴不以驕貧賤不以耻逸者不以樂勞者
不以苦亡者不以憂存者不以喜依類而嘆嗟託諷於經
紀或感物以發憤或絃歌以詠志是以仲尼不懼絕糧之
難文王逍遙於羗里沐犢過時而不室伯竒斥逐而晨采
雖內有怨曠之心猶守志而不改聖哲所以潔其行愚夫
所以厲其已也琴者八音之首萬樂之統象尊卑之序法
天地之形伏羲作以防心孔子聽而得意其若納正閑邪
宣情和志可以協四氣通萬物達神明之聽和天地之情
是故吾舜以之天下治也且夫遵神養氣人德發情反其
天真正其人性無以加之矣是以君子無故不徹也其制

也削以嶧陽之桐繩以檠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軼以崑山之玉倫龍鳳之象合鸞鶴之音中含虛以體道外發聲以諧律若夫玉軼既張朱絃是鼓雅操窅發清響再揚樂而不淫廉以立志既無愆慙之音自契平和之德爾其黃帝清角桓公謠鍾瓠巴促軼師文更絃伯牙再揮鍾期善聽於是秘弄乍奏正鼓間發則有陽春白雪幽蘭悲風鏘鏘鸞鳳之歌湯湯山水之曲聽離情於別鶴識煞思於捕蟬大而不可誼小而不可滅心懾神感納正宣和及夫揮纖指發英聲若夜風之入松如寒泉之漱石馬弭毛而仰秣魚竦鱗而出躍存雅却鄭體靜心閑其為器也虛而不屈其為應也動之愈出運其手而揚其音入其耳而歲其心不

窈不擻不衰不淫歲摧掩抑泠泠惜惜亦何必雍門感於
孟嘗泣涕而聽子賤治於單父絃歌是聞原夫絲匪桐而
不鳴桐非絲而不成是以琴自絲以成曲絃假琴而散聲
盖物類相應有無相生是以琴之為用當其空絃而發響
響而無窮故絃之於外聲發於中考其理則合之雙羨原
其始則和而不同清音泠泠越滅無形音將動而同作響
與靜而俱寧愈出則道齊夫橐籥致詰則迹歸於杳冥觀
琴之為器也始自伏羲法象乎乾坤用宣乎道德含太虛
一氣運九十種聲初制五絃次加文武表龍鳳之踰通鬼
神之幽其聲正其氣和其形雅其義大如得其旨趣即能
感物志躁者感之以靜志靜者感之以和和乎其心憂樂

所不能入既絕憂樂任之以天真明其真而返照動靜則
死生不能累萬物豈能干乎是以君子明王多親通焉

柳識琴會記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閱古古亦置於舟車也大曆
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無御史大夫贊皇公祇命朝
于京闕春正月夕吹朱方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願以卮
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絃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
綏適為伯牙更為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
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暖罷宴之後贊皇顧潤州曰見
明珠者方鄙魚目知雅樂者始賤鄭聲自樸散為氣真意
在琴與衆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

為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昔堯以美利利于天下曲名始暢自舜禹至于夫子不止且聲著哀思或當戚自陳其後居嘗玩之和理所措若然者寧襲陶公真意空拍而已豈襲胡笳巧麗異域悲聲我有山水桐音寶而持之古操則為其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如無非貽訓似有道而猶重之若此况乃真有道之士乎輒記所論貽諸達者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減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羨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 雲谷記中語

三琴記

歐陽公集吾家三琴其一傳為張越琴其一傳為樓則琴
其一傳為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不知是否要在
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紋如蛇腹
世之識琴者以此為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
為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
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
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
為寶而余無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
金玉蚌瑟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
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為老者之所
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

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寐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琴曲不多學耳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歲然業已有之亦不患多而棄也

志

舒元與斲琴志

寂寞間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樹之良孫斲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風斲取朴成輒叫索清濁應刃濁授授成輪圓濁柿雪落清聲酬荅若寒玉透木噴出瓏璽及察投意之始放心虛無間猶掌握無毛倫他人見朴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斲之數到耶琴

之形化耶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若滄澄滄絕乃
四顧得色上面旁眎或惜其所以為沈生乃絃素絲七條
其上備指一弄五聲崇鳴鳴中有靈峯橫空鳴泉出雲鳳
龍騰凌鶴哀烏啼松吟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
聳擢中見境在眼覺精爽沖動終然睹化源寥寥貫倒心
靈則百骸九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寥廓上洞見天地初氣
駕肩太古闊視區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為臃腫嗜木
纔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天音天之如此
直乃叩之以觀化本且絲木俱無情物也固不能自鳴是
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稀以至爨入鼎下枯折空山而不聞
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殼耳耳且惑况槁木無朕而責其

必無惑取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斲也俱與神
遇懼異日斯琴流於人間為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委土
矣故志之

傳

六一居士自傳

六一居士初謫滌山自號醉公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
潁水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居士對
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
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為是五一爾柰何
居士曰以吾一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
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見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

乎日中者也吾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為逃此名所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何如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諭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於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于內使吾形不病而已瘁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以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累於此者既

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懌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已而歎曰夫少而仕老而休盖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也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雖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論

琴論

宋濂

客有為予言楚越之交恒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琴問人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為制廣前狹後圓上方下嶽首而越底被之以絲則鏗鏗然泠泠然可聽也齊悅曰是知

琴也一日適通都大邑見負筑來者亟趨視之驚曰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方下者邪反側驗之良久又曰是不類嶽首而越底者邪以拍橫度之則亦有聲出絲間復曰是不類鏗鏗泠泠之可聽者邪遂力致其人而歸師之三年蚤夜不輟自以為盡其技也鄉之告者偶過焉聞其聲輒瞿然曰子習者筑也非琴也不然何若是嘈雜淫哇也因出琴鼓一再行齊氏聞之感頌曰子給我矣子給我矣澹乎若大美玄酒樸乎若蕢柺土鼓不足樂也予所嗜者異乎是若鸞鳳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趙美人之善謳吾不知子琴之為筑吾筑之為琴也請終樂之嗟夫琴之為器人所易識山民乃以筑當之則夫誤拍鄉愿為君子

日愛之而不知厭者尚何恠乎感斯言作琴諭

歐陽脩書梅聖俞詩藁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懽忻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廡內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篳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鍾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行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

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情性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

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湮之氣由是而得下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躰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之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予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

今得聖俞之薰猶伯牙之琴絃乎

琴書大全卷第十八